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貢生臣戈廷模

謄録監生臣王永鎮

義門讀書記卷六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孟子下

離婁篇離婁之明章　通章皆爲當時君臣非先王之道者而發

第四節　注所行不過差按所行接上節行字來

末節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正與此處相發

規矩方圓之至也章　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

愛人不親章第二節　此正字與大學絜矩矩字同意我之仁智禮無所不到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節　可學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謂封建小國恐是燕韓之類曰然見滕文公問為國章下　所以多二年是無要畧寧外侮

第五節殷士膚敏　詩中多連舉殷商然此殷字乃非

商之變文當解為衆也　上云斯二者天也以氣化言之詩云上帝既命以主宰言之仁者上帝生物之心所以反亂為治而維氣化之衰也故有以獨當天心而非大小强弱之可論自不可為衆矣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首節　本其身之所固有故曰自暴自棄注中着兩身字於自字極醒

第二節　道理若待外求則暴棄猶可解也令人人生來性中有個仁居之便是人之安宅人人生來性中有

個義由之便是人之正路莫非固有無待外求豈吾身所不能乎而反甘自暴棄是則可哀也已

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上章警不求者此覺悟求者此與上章葢一時之言親親長長仁義之發最切近者也

淳于髡曰章末節　權字即是義字與術字不同權正在道上見離道言權便似將稱錘打在無星處如何稱得一物淳于誚孟子以不援正不知權耳孟子以為不

足與深言故聊以手援一語謝之其實權非枉道求合之謂不得將權字看壞

人不足與適也章　語類云首三句當作一句讀　注閒字上亦當有與字按辨疑云中原古注本閒上本有與字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章　易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好為人師之善喻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第二節　舍館未定則是僅

偕之行非親附王驩者也故下章但以餔啜責之

末節　注非好善而篤信之按陳氏所謂篤信與有諸

己之謂信稍别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但從之來不竟與之居徒餔啜

只以道途言之

仁之實事親是也章　仁義是性事親從兄是道性之

所發惟此爲實際處盡道乃所以盡性也下禮樂只作

中和兩字看不可誤認注意使經文俱成倒説　程子

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處最分曉此章可以參觀而得之　參以程子論孝弟為仁之本語實字乃得分明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首節　順者父母所為合乎道子所為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

舜生於諸馮章第三節　注得行其道於天下也按此道字乃指散見於禮樂文章謨訓功烈者言之

第四節　惟其道無不同故為國班爵祿二章孟子但

因其大畧即可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拘畫得其迹而自有以不拂乎先王之意也子思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亦猶是而已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第三節 小水則駕木大水則造舟 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讀為征 注云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巾車庾人乘役車 言轉委積則薪芻可知委人斂薪芻亦為之役也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第三節然後收其田里　李彭山

讀禮疑圖云三年不收其所入誰與掌乎葢存之以待去國之臣之歸耳按此語看得下落分明

人有不為也章　張子云不為不仁而後可以為仁不為不義而後可以為義　有不為須兼辨之明守之嚴兩意葢辨之愈明則其心有主而其有為也釋然不疑其所行守之愈嚴則其氣自充而其有為也沛然莫禦其所往　本安溪

仲尼不爲已甚者章　注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按朱子云然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茍然已也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當作一句讀義見語類格心章總注尹氏云云朱子曰亦言外之餘意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此章重處固在自得然逐句之次又不容畧須叅觀或問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章　仲尼所取於水者道體其事則聖人之純一不已其意亦未嘗不在學者故程

子補出君子法之一層孟子因徐辟之病而藥之止告
以務實者之立心似乎狹矣然斯恥也與中庸惡文之
著同恥無實之不可繼則時時省察自不容已故實即
是本朱子謂學聖人者必自孟子恥過情之語始
第四節　注暴得虛譽二句按暴得虛譽與上節注中
兩漸字反不能長久與上節注中兩不已反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首節　注而能有以全其性
按明庶物察人倫由仁義正是全其性

禹惡旨酒章第五節　四事之中其所以操心省身能盡其性者無不合也其所以施政立教盡人之性者則時異勢殊容有不合者矣有字作如此解則施字更有下落　安溪先生全章文云其有不合者是三王有未無也更現成得好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首節　歐陽公云霸者興變風息焉謂詩盡亡者獨公一人之論如此　龜山云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　安溪云詩亡殆謂正風正雅

亡也周之盛也天子舉廵狩之典陳詩觀風於是慶讓行焉諸侯修述職之禮朝會雅歌於是勸戒繼焉夫是以王道行而功罪勸懲明也及周之東天子不廵狩則太師無採也故謂之風亡其有風者列國謳謡相為傳播者耳諸侯不述職則朝會無聞也故謂之雅亡其有雅者賢人君子思古念亂者耳夫是以王道不行功罪勸懲不明諸侯僭大夫叛子弒其父臣弒其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是故春秋之褒貶所以申王事之勸懲也按

鄭漁仲始疑胡氏雅亡之說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詩亡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東萊亦謂葢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

第二第三節　後之學者不知所以作之由不以春秋為經世之大法而但以史視春秋則晉楚魯三國之記載其始固一也要之乃未經筆削則然耳豈知其事則桓文而已辨其名實其文則史而已正其名分不惟大

義數千炳如日星抑且時措從宜莫非制事之權衡道揆之模範孔子自言曰其義則竊取之矣

第三節　義字兼正名盡性二意方能貼到存心　義者宜也盡性命之理故皆得時措之宜

可以取章　首段不重恐人過與而輕死也或問甚明當參觀之

逢蒙學射於羿章末節令日我疾作　趙注疾作瘧疾

注庾斯雖全私恩二句　廢公義之說不必拘曰侵

則為患小曰追則不過驅之速去使毋輕我為無備而已不必殪其將取其師也多閱春秋事自見

西子章　趙注蒙不潔以不潔汚巾帽而蒙其頭面

天下之言性也章首節　照注故利並重照語類則獨重在利末節反牽合難曉

故者以利為本　故有善惡兩件故必以利為本　注猶所謂善言天者二句按此荀子性惡篇文

第三節　若將首節則字看得有不足之意則末節歴

學中亦當挽入利字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首節　疏云喪其子故有子之喪

亭林云禮父為長子斬衰三年

第二節　簡畧也謂於禮不足故下即以禮折之

第三節　注若周禮三句按周禮宰夫三公六卿之喪

與職喪帥百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

有司而治之注旅冢宰下士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首節　語錄節問一條下云集

注非定本　存心只是處心與盡心篇存其心不同本語錄

末節　許魯齋云草木到秋精氣展盡故風霜亦摇落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禍患不害也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裏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人有名禍之由則凡物皆能為祟難防備以此意看此節書則更無滲漏矣　又云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人行到憂患處如水到

流得滿然後過去少些子不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宏毅堅重如舜事瞽瞍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豫時是坑坎自滿然後流得出天下事到行不得處皆如此只得動心忍性以待不敢急躁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時却又不得如此以此意看終身二字亦妙

禹稷當平世章第四節　禹稷所任乃轉旋天下之責直欲萬物皆得其所非效一官而已切天下剔發出有飢溺則其急宜乎倍萬方是解上三過其門不入也若

空空描取思字則以聖人之材處此綽有餘裕何為如是急哉

末節　閉戶暗貼樂字乃有味

曾子居武城章首節沈猶行　沈直深切廣韻在二十一侵中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章　朱子謂楊氏所論得之楊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按上文云瞷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脉相貫汪大全不從朱子而從舊讀謬矣

萬章篇舜往于田章第二節　竭力耕田猶是養口體之粗節必是於視無形聽無聲有不到處不知以何事得罪於父母耳於我何哉須是孝子心裏已打筭到那窮處故下節說個如窮人無所歸

末節　熱中趙注以為心熱恐懼猶言憂心如焚也近之

大孝終身慕父母　親親仁也慕親乃所性之仁根於心者物欲害之則孝衰矣聖人盡性斯渾然天理身終不足以移之只大概透發不失本心不可即貼舜說

娶妻如之何章第一節　故為孤了之行以遂其孤憤之私是為懟

末節然則舜偽喜者與　與疑詞非詰詞葢欲求其義

理之歸也

象曰以殺舜為事章第二節殺三苗於三危　尚書纂言曰左傳云蔡蔡叔孟子曰殺三苗字異音同古字通用也

末節　趙注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

咸邱蒙問曰章首節　注齊東齊國之東鄙也按趙氏解為東作田野之人故釋此句　東鄙則海濱之野人也

第二節普天之下四句　引詩之意是舉遠以該近我獨賢勞也　北山詩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孟子即以詩說詩也　注此詩令毛氏序云按此注獨取小序為說

第三節　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孝思維則之謂也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安溪云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天字似以氣數言天之所廢天字似以天心言要

之皆氣數而理存乎中如堯舜之有敗子仲尼之不遇其君氣數之不幸也天心亦不得已而廢之夏商周繼世有人是氣數之幸也天心亦因而不廢之

第三節　一以二十又八載一以十七年一以七年故曰相去久遠施澤於民當根薦於天說方與上下相應

第四節　伊尹周公非客也萬章問意原統自禹以後言之故并推論商周之事若仲尼則生於王澤既竭乃有聖人之德而不在天子之位其遇獨與舜禹異此又

其事理之變故并推明其有德無薦之由使天意人事詳盡無遺耳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第二節繫馬千駟弗視也

韋昭國語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

第三節　若講成高蹈避世便不是伊尹心事蓋耕野而樂堯舜之道便是自任以天下之重但非有王者興則不可為名世必成湯果大有為然後出而於吾身親見之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第六節　只緣已是先知先覺常處畎畝斯其責不可

他辭不就湯聘便屬推而納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章第二節　注故不諫而去之

秦按元板無秦字

末節　注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按辨疑云孟子

言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又言年已七十所指之事亦

已詳矣未可謂之無據也注文葢見孟子之言與史記

所載有不同故有此說讀此章者當以知虞公之不可

諫而去為句去謂去位也之秦年已七十矣則與史記所言晉虜走宛秦贖之授以政自不相妨不必言已無所據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首節以待天下之清也　德盛化隆既洗腥聞又不煩放伐方是伯夷所謂清而與神農虞夏若合符節也

第四節　龜山云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

子之欲去魯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第六節　條理二字亦要重　注若獨奏一音三句按此有始終而無條理　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韵　按李云此於三禮無所考不知朱子所本

周室班爵祿也章第四節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百倍公侯　凡言方者皆四方齊一之數當開方計筭方千

里者千倍一百萬里也方百里者百倍一萬里也七十里者七十倍四千九百里也五十里者五十倍二千五百里也附庸四十里者四十倍一千六百里也三十里者三十倍九百里也二十里者二十倍四百里也十五里者十五倍二百二十五里也　禮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　厚齋云王莽曰附城葢以墉為城也　以姓名通謂之附庸猶言屬城也

第五節　内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王官不言公者

官闕而不備也受地止言視侯者朱子謂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葢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令但視其祿耳公侯皆方百里故受地惟凖之侯也亦有本爲侯伯入爲卿士者則亦受畿内之地葢國祿所入自以守宗廟之典籍此則所以報其功不嫌其富倍也且王畿備五等之制而陪臣極隆殺之殊又不使侯國得擬於天子耶　注王畿之内二句按國不繼世故畿内得以容之

第六節　注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云云按三萬二千畝（三十五井）三千二百畝（不及四井）八百畝（不及一井）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按府史由辟召胥徒給傜役

第七節　安溪先生謂君田皆三萬二千畝卿田皆三千二百畝徐注誤矣但次國三卿下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中卿下卿命於其君皆止食大夫之祿故有三之二之之殺耳按但以大夫倍上士之數核之又不合上下文法正同不應大夫士不用合算也姑如徐說可矣

朱子謂周禮王制不同姑勿一一以求其合可也況王制有下大夫五人若以四千八百四倍筭之與三卿又不合乎

敢問友章第二節　注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云云按或問中不滿張子說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第二節　託於諸侯章云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此云尊者賜之是葢有君臣之義存焉故末節云際可之仕也公養之仕也交際即

是仕於其國而所得之禄賜孟子為卿於齊其禄十萬乃交際之一端也而况受其句上冠以孔子之仕於魯也可見交際與仕不是兩事但將以為行道之機非徒貪其豢養耳舊文皆作前論交際後論仕合者反離多費穿插可謂憒憒

第三節　注孔子受之云云按下文於衛之事即是本身證佐引陽貨烝豚事却稍遠

第四節　罔不譈是衆之所共棄而無復可以交接之

理矣　私箋云所不辭二句一說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此承不待教說來甚明順按此本趙注

第五節　與之交際非徒免死而已矣葢亦化之於善使諸侯聞吾教而能改則可以取民有制以三代之治民者治民即此人也

充類至義之盡也　義即義乎不義乎之義當云合道得宜守溪用權變推移未諦

第六節　注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按示於人見字明白

第七節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見即上注中所謂示也見行可即是為之兆萬歷癸未文都不合上節注意大全中輔氏說得之　世得云以所就三章觀之則見行可不根為之兆亦未為不是

仕非為貧也章首節　道不可行於時本不當仕然家貧親老或需禄養則我身有時而不得不仕也　漢書

兒寬傳注養主給烹炊者也故趙注云不能親執釜竈

注道與時違按四字乃喫緊當着眼

第二第三節　郝京山文兩用不敢也甚合

第三節　其職易稱非苟簡之謂職小任專反無撓之使不得行其道者也　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抱關迹最踈遠與下立朝相反行夜擊柝則凡清晝攫金不與其責矣　注柝夜行所擊木也按元板作行夜朱子本用趙注

末節　立乎人之本朝二句申明有時二字　罪也此卑貧所以宜居耻也此尊富所以當辭

士之不託諸侯章第五節　使之亟拜則亦幾於賜矣養君子之道楊氏引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之說甚妙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章首節　管子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

一鄉之善士章首節　一鄉之善士亦有散在一國之

中天下之大惟我之善蓋於一鄉自然心同理同相為契合矣盡字須如此看　注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廣狹指善說若看作人之衆寡則上半截便說不去

第二節　知其人則非徒想像之而已亦還以自驗吾身之善如何　尚友何所為取諸人以為善也

告子篇性猶杞柳也章　告子但知氣之為性而不知理之為性故妄謂知覺運動乃人生所固有仁義禮智則皆自外而至乃人所本無必待為之而始成遂設杞

柳桮棬之喻孟子亦未與正言性為天理仁義之根於性只就一為字折倒渠使無所置辨既而告子自病其說之偏於惡也於是下章復為湍水之喻謂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則終以氣為性而已

首節　注如荀子性惡之說也按性無善無不善此告子宗旨所在與荀揚所見自別注意當渾之

性猶湍水也章末節其勢則然也　勢字與理字相反

食色性也章第三節　且謂長者義乎二句當如存疑

無長馬長人之說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章　孟季子初是謂所長非所敬辨上章長之者為外及孟子剖析出斯須之敬則又謂敬如此隨人轉變則并敬亦不由內也始之外長蔽於一偏既乃外敬則陷於性本無善之說而莫悟矣答問間有兩層意思

首節　未達長之者義乎之言故私論義內為不可解也

第三節　上章就敬之同處謂其在外此章是就敬之異處見其在外兩般說話一樣機鋒也

第四節　為尸是為祖尸語類云古者為尸必隔一代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首節　未發以前何嘗有所謂善惡

第二節　此言雖未可定於初但教化所係者大此近荀子說

第三節有性善有性不善　二有字對第一節二無字

下又言非他人所能為對第二節似駁兩家

第五節　乃若之若舊訓順故注特云發語辭　須看

注中但字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即此節以情言

性之意也情之發也無善惡而此言但可以為善不可

以為惡者故者以利為本情之發而為善則本乎性而

理之順者也其為惡乃鑿而使逆其所發者也

第六節　此處才字孟子從性字一滚說下只在理上

論未曾論到氣程子之說當從言外補出夾雜便失語意　注乃物欲陷溺而然按此已起下章

第七節我固有之也　有字正破告子無字

第八節　上即情善而泝源於性此又舉孔子之說詩見惟性本善故情善而孟子之獨言性善非無徵也性不可見故以情言然斷乎以善為固有者人之性天所命也推本生民之始是固有二字下落有物有則有字與上節有字相應　秉彛指性商書所謂恒性也懿

德指仁義禮智中庸所謂性之德也雖一理而層次有分　注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按千萬人所同千萬世不易故曰常

總注　學而知之按此所謂思也求也　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按此所謂舍則失之

富歲子弟多賴章第二節　麰麥是降才之同能同生同熟者不陷溺者也其不同生同熟者陷溺則然也曰播種曰其地曰樹之時是三者皆非從天降也而可云

皆熟以上明降才之同乎　不同熟者地之不齊雨露之不齊人事之不齊非麰麥之才有殊也

末節　邵子曰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第二節　此節氣字根脉須要分曉語録中有兩條最善而大全皆遺之葉味道問良心與氣合下雖是相資而生到得後來或消或長畢竟以心為主曰主漸盛則客漸衰主漸衰則客漸盛客盛然後勝得這主故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吕炤

德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葢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個互相牽動所謂牿之反覆按此則放其良心下當先補出氣昏一層日夜所息中又當就無所作為補出氣定而性復之意然後轉出平旦清明良心必有發見前後意方融貫

雖存乎人者　人字謂人之本來質地方與下未嘗有才相應以下氣字自貫注

有梏亡之矣　有當讀去聲

魚我所欲也章第二節　義非外至乃所欲有之所惡有之葢本心也是故從其甚者耳　此處是精義事

第四節　此處是省察事即省察此良心之失與不失也

第五節　此節重在皆字見非但可以望賢者而不可以責中人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能常存之則必能舍生取義矣

第七節　臨事不能省察者由於平日先無精義之功

良心雖有時發見却易爲利欲所昏蔽故不辨禮義而

至於喪失也

末節　注本心謂羞惡之心按羞惡之心是義然義皆

從仁出葢謂失其仁義之心也故下章以求放心言之

總注　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按此所

以下章說求放心

仁人心也章首節　私箋云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

仁即非人矣

末節　私箋云心即仁也求放心即求仁也　注益能如是云云按自益字以下乃朱子以程子之意推而論之所以防異端之流弊也不必入口氣　程子云云按約之使反指未學問人尋向上去指既學問人　此章大意新安陳氏之說甚明

鈞是人也章第二節　注心得其職則得其理按理即天之理　若能有以立之按此句是操存根本　則事無不思按謂無不得其理　操存涵養使常清明乃所

謂先立其大也事至能思當留在不能奪中講

總注　君子存誠二句按純乎天理之謂存誠在思之先敬則不昏故常能思　天君泰然按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出荀子天論篇

有天爵者章首節　南軒云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　雙峯云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為我有乃為可貴　天爵性分也人爵勢分也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首節　貴於已者已有可貴之

實人亦從而貴之無內外兩層説故下文既言仁義又言聞譽

末節 以食比仁義以衣比聞譽葢二者又有內外先後畧分輕重也 膏粱趙注膏細粱如膏者也 令聞廣譽根仁義來 文是衣繡是裳 欲貴之情有貪與夸二種聞譽二句又對夸者言之也不然只説仁義貴於已之理盡矣

羿之教人射章首節 盡其性

第二節　由其道　上節立志希聖下節用力有漸

此章言教與學不是空譚須從實地做得到家方能有成聖譬則力也規矩方員之至也本非易事看得㲉與規矩粗淺是時文之謬也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第三節　不識性則但知甘食悅色而以義為外不知教則縱其甘食悅色之欲而以禮為輕豈知禮本於羞惡辭讓之天則不如是則違禽獸不遠而無以立也可與立而後可與權

第五節　孟子以本末破他輕重二字下上之解不如趙注云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數語明暢

末節徃應之曰　孟子言當應任人如是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章第三節奚有於是　朱風林四書旁註作言安有食粟而已之理却不若後來林次崖云是字指形體而言所以為堯舜者不在於形體在於作為也口氣較合

弗為耳　弗為者不盡其才者也

第四節　注陳氏云云按道性善稱堯舜原是一事今人只讀楊氏説便非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章第二節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須看注中一發字謂其猶有戚之之意則所性之仁見於父子者賴以未泯耳兩截固有次第

第三節　此問最善善於説詩即亦可以通乎孝之變矣

第四節　過小孔疏母遂不嫁之説甚善　幽王黜嫡妻廢嫡子已是人倫之大變不須更推到宗社安危上

孟子居鄒章第五節　成字從上節及字中來

末節儲子得之平陸　趙注儲子為相得循行國中

淳于髠曰先名實者章末節　注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按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小不知其大也

總注　尹氏云云按未嘗知仁第一第二節未嘗識賢

第三節至末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第二節　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必有綱紀法度則兵爭可息逐層叙致正見討伐為最重之事而不輕於勞師動衆也五伯摟伐則無王勳民斯為罪之魁矣然桓盟之盛猶不約而信豈若今之諸侯爭城爭地者乎以下章連類參觀則今之大夫所為逢長者亦可以得其實矣　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閑田以禄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曰禄之則以其地所入者為慶

及身而止非此地世世屬之此國也注益其地句當酌趙氏於制度未暇詳也然王制固有加地進律之語更詳之

第三節無有封而不告　安溪先生云此句緊在交隣之後葢存亡繼絶如城楚邱之類非指本國臣下

魯欲使慎子為将軍章第三節　趙注曰山南曰陽太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君子不亮章　語類云亮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恐當

訓明字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末節　人将曰者中心達於面目人一望而識之描寫之如此也

舜發於畎畒之中章首節　孟子羞稱五伯何以帶說三子爲以下即是中人也

第二節　須看是人人字原與下節不同其生也有自來命於帝廷爲大任也然既生之後或不能無氣質之蔽習尚之染故必先磨鍊一番此又存乎其人之善體

天心自能成就乃因材而篤耳　苦心志是動心勞筋骨三句是忍性行拂亂是益不能陳定宇分配極好

第三節　而後作如太甲悔過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後字對上先字

第四節　法家拂士對上徵色發聲敵國外患對上困心衡慮舉有國以色在下者不是又推開説

末節　論來末節只宜頂人恒過兩節不宜因尹氏注總上四節來

盡心篇盡其心者章第二節　存心似致中養性似致和　操而不舍是敬以直內順而不害是義以方外總注然智而不仁云云按如釋氏之學是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首節　安溪云萬物直以人物言不兼事類說尤與下文仁恕相貫免費曲折

末節　進於萬物一體之公則無所虧於皆備之本然矣

子好遊乎章末節　獨善其身謂其德望足以輔世長

民而仍不枉道以求合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此為當世學者不知信從孟子而發　世得云不云待聖人而後興而曰待文王而後興隐隐有權德無優意思若道德不藉勢位而常存乎人心雖去聖千載誦詩讀書與並世無異

霸者之民章末節　注舉一世而甄陶之按如陽和一煦萬物皆新

仁言不如仁聲章　四項都不可少而其效有淺深故

當務其至者

無為其所不為章　安溪云而已矣三字在能擴充上見　注不能以禮義制之私箋云又添出一層按禮義是能反是心之實非添一層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首節　先生云術如四術之術在心之理謂之德得之于天處事之方謂之術得之于人

第二節　德而動忍之使慧生則知幾其神矣術而增

益之使智全則誠能動物矣操心危故戒懼于預而常覺慮患深故修省益密而常慎也　操心德慧之本慮患術知之發　操心危則涵養到慮患深是閱歷熟

有事君人者章第二節　為悦當對下二種人説不當以首節佞媚比擬能安社稷其人品亦高矣只是太着意耳注中如小人之務悦其君句有病

廣土衆民章第三節　分如左傳四國皆有分之分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性之禀其全者其分同也然欲動

情勝利害相攻無以定之者多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則分定之説也以太極圖解證之定字不可落空明甚語録所謂合下都定者言聖人不待勉强耳

第四節　此節爲定之之緼緼積也指四德之根於心若誤爲韞櫝而藏之韞謂四德乃性之所藏失朱子本義矣　注氣禀清明性之也無物欲之累不爲他隅斷

總注　然其所得于天者按此句是分

伯夷避紂章末節　注趙氏曰三句只解得上半截五十以下又反覆言之若無王政則雖有美意亦不能使老者皆得其養不煖不飽二句正與上節兩足以一可以反應孟子言之重辭之複須着體貼不可只與上半截一直說了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第二節　安溪云瀾與容光不是大處亦未是本處葢所由以觀本者但觀斷港絶潢必無瀠洄湍急而雷電燏影不能幾微畢照可見

總注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按本猶之基也
楊子取為我章第一第二節　拔毛摩頂是孟子形容
不可看作實有此事
總注　中之所貴者權按只是辨中
饑者甘食章　心不在則食而不知其味人心一向廹
於飢渴便此心做不得主失飲食之正上四句中須隐
隐見得沒有為味之主宰者方好人心亦皆有害是道
心為人心所汩口腹以人心之知覺為主則知所擇而

不失其正味矣人心以天命之秉彛為主則知所擇而不失其正理矣正字還他分曉始得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不易當對不辨禮義而受萬鍾看蓋察義至精而常不失其本心故也　陳壽翁云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隅惟其廉隅分辨所以清廉廉潔

有為者辟若掘井章　此章不可作始勤終怠等語蓋掘井九仞原是能用力者所差不及泉耳猶如讀書窮

年累月所讀頗多但未通耳苟其及泉雖不九仞何害但不及泉雖更加九仞之功倍於九仞之功亦不得不然耳何則井中本自有泉及泉而後為井乃已焉而棄其井乎如此方不是為山九仞章公共話頭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無親戚則必并君臣上下而亡之矣

孟子自范之齊章首節　私箋云居移氣二句當虛說不專屬貴的一邊按夫字始落到王子身上只言盡人

之子皆有可移但患自不肯移耳

第二節　廣居人所固有却必待養而始成始之求放心終之得安宅動心忍性等事皆所以移之也

形色天性也章　須體會總注中程子意今人只是楊氏說耳

齊宣王欲短喪章第三節　注陳氏云云按陳氏者卿字壽老著孟子紀蒙　厭於嫡母按厭於王耳母不厭子此趙注也亦誤　閻若璩曰陳氏之誤亦有自來趙

岐注王之庶夫人死廹於嫡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
當岐同時康成亦注孟子未知其解云何要以喪服記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鄭注曰諸侯
之妾子厭於父為母不得伸權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蓋諸侯尊絶旁期以下何有於妾公子被厭不敢私服
其母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亦不過服大功其嚴如
此晉胡澹生母喪嫡母尚存疑不得三年以問范宣宣

答曰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而屈降支子也說與鄭注合不知何緣孔穎達疏戴記多有厭嫡母之說流傳至宋闌入集注朱子亦有取此遂成不刊之典且公子為母練冠之下麻衣之上仍有一麻字益以麻為經帶何竟遺去是不獨陳氏之說當請刋正所引儀禮亦當請加補正云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第二節　草木之生亦須先問其種子如何其天資誠如顏之明健曾之宏毅又當用

力已至乃可言雨化耳為注中補此一層方是五教第一句

第五節　重在君子使人得以私淑與予私淑諸人句不同

道則高矣美矣章末節　注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按非難非易不可平對中道句只對針不可幾及耳

君子之於物也章　上四句入講宜云君子所施不自物始其於物也但愛之而弗仁君子所厚不自民始其

於民也但仁之而弗親

知者無不知也章　鄭氏禮記注放飯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此從趙注以流字例之趙注是

總注　雖徧知人之所知二句按出荀子儒效篇

有人曰我善為陳章第四節　革車兵車也左傳吳用木楚用革留侯曰殷事以畢偃為軒

民為貴章　得乎天子者得乎君也即於民為貴對面引起君為輕脈絡復言得乎諸侯者諸侯亦君理如是

始備也有此句則下節發明君爲輕即可承諸侯來說不言天子而義自顯且亦言之無罪矣孟子文章周密穩當如此所以為經

仁也者人也章　此章只言道之所由名故曰合而言之不說體道上　注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按此釋人也句

齊饑章首節　須看國人皆以四字不問其義之可否而但欲以衆情動之也

第二節　則之野句法闔引周書則至於豈爲證

口之於味也章　安溪云兩謂字是辨明性命之説葢不與命合一者非真性不與性合一者非正命也不是果有兩項性命而君子有意伸抑其間本文所謂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謂性命言之如論語野人也君子也之比

第三節聖人之於天道也　聖人與仁義禮智相承天道與人倫相對今人俱誤讀注意

浩生不害問曰章　朱子答敬夫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

第三節　注可欲而不可惡按語錄作有可欲而無可惡更明

人皆有所不忍章第一節　注物欲之蔽按蔽字極好人心一為私欲所蔽到處有物隔碍壅塞見得這邊昧却那邊仁義雖吾固有不能坦然由之矣須猛力抉去其蔽使豁然洞達方能自此至彼通行無碍而克全吾

仁義之本然也　如水然抉去壅塞方能通流決達也充則㳺至習坎之功清流既導又流而不已

第二節　達是由此及彼用力做去充則更能滿其量也自是兩層若兩節一意則贅設矣

堯舜性者也章第二節　或能於暫而不能於久或顧其大而不暇於細即非盛德之至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安溪云寡欲是就見成說其所以寡欲則自克己持敬中來又云養心是養其仁義之

心非徒養其虛靈之心也

曾晳嗜羊棗章首節　羊棗非棗也乃柹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即成柹矣余乙亥客授臨沂始覩之沂近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㜷柹一名梬棗而臨沂人亦呼羊棗曰梬棗此尤可證柹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為疑若邵武士人偽作正義以羊棗為樲棘之屬則甚謬此乃本草所收酸棗也自出山石間色赤味酸

第二節　膾是生肉炙是熟肉

孔子在陳曰章第七節　又不可得與上不可必得相應

第十二節　義信亦德之類特佞與利口所亂者一節而鄉原賊德五常百行無不為所亂耳

由堯舜至於湯章首節　朱子謂得以聞之頼於見者經文語勢固然看先有首句既言堯舜以是傳諸湯矣而又叙見之大意似個中間接續人孟子亦自任如此

耳講章輙謂看此得以二字便見是見知重殊覺誤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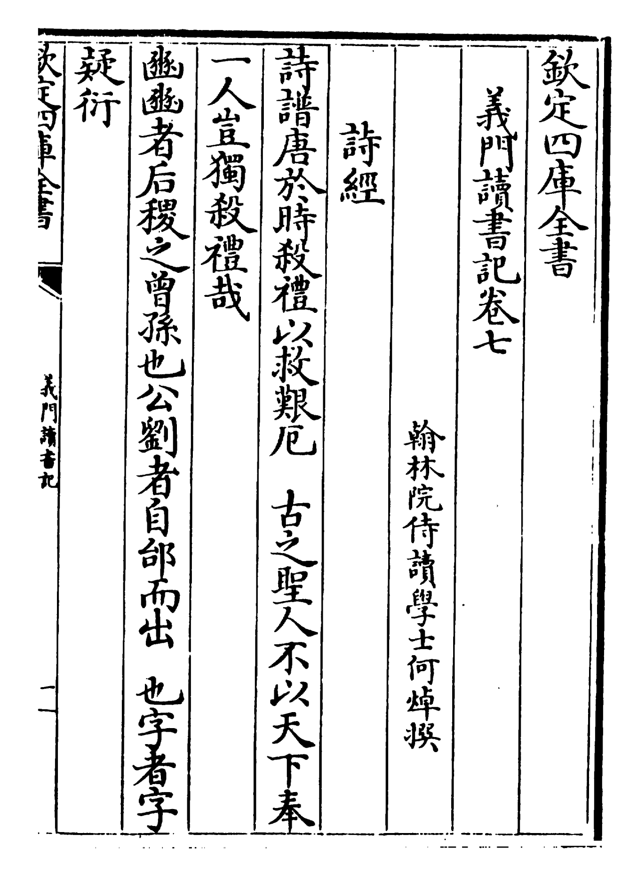
朱子本意

第三節　尚書大傳曰閎夭南宫适散宜生學於太公望見羣輔錄

末節　上而為君者其事行則聖人作而萬物覩孔子不得位乃垂諸文以傳諸其徒一時或無由盡知莫為之後恐其淆亂所以獨幸鄒魯之近故此節比上文但言世之相去又多一層亦正與君子之澤章相表裏也

然而句指見知則亦句指聞知説無正是説有　注不敢自謂已得其傳此正文然而句而憂後世遂失其傳此正文則亦句然乃自見其有不得辭者此正文二句交關處此層須於言外或篇終見之　所以明其傳之有在然而句又以俟後聖於無窮則亦句

義門讀書記卷六



義門讀書記卷七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詩經

詩譜唐於時殺禮以救艱厄　古之聖人不以天下奉一人豈獨殺禮哉

豳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邰而出　也字者字疑衍

小大雅 班固古今人表於懿王堅下注云穆王子詩作小顔釋之云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也是必魯詩相傳之語蓋不始於厲王矣

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賔 乃作及

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 也作以

師移其第耳 然則常棣亦或移其第耳未傳得之

商頌則受命代夏桀 代作伐

自從政衰 從作後

國風周南關雎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至諸侯之風也

王者之風諸侯之風與周禮天官地官之分相似故

程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

首章關關雎鳩　傳云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按上句

承摯字下句承有別

傳若關雎之有別焉　關雎作雎鳩

窈窕淑女二句　此淑女指后妃鄭箋逑字與傳殊者

起下左右之意

二章窈窕淑女二句　此淑女指三夫人以下　箋云欲與之共己職按此起下服字

葛覃序　敬姜曰勞則善心生婦之不淫以少而勤也故曰后妃之本

首章　箋云葛延蔓于谷中云云按例以次章不如鄭説鄭曲解興字耳此詩朱氏以為皆賦者近之　毛鄭之意以為葛所有事不應并賦黄鳥故定為興

卷耳　此與召南草蟲之詩相似皆君子行役其室家

思念之耳
二章我馬虺隤　虺作尯與仲虺之虺不同
維以不永懷　上章云嗟我懷人此云維以不永懷是
設為君子遥慰其室家之語三章永傷荅上嗟字
三章　箋云觥罰爵也云云𢾭酌彼兕觥正是不醉無
歸之意
四章　云何吁矣言此臣方自云此何足煩君之憂念
故君尤當念之也　吁爾雅注作盱為勝

樛木首章　福履綏之即鬼神福誄之意

螽斯二章　傳云繩繩戒慎也按曰戒慎則又有禮法以持之子孫既材美而更能教也

桃夭首章　箋云興者喻時婦人按此喻者是喻字因下文傳有無踰時之語而訛

宜其室家　此言其相匹也

二章宜其家室　變文言家室者見其能相成也

三章其葉蓁蓁　又謂其枝條之盛與家人也

兔罝序　以兔罝為后妃之化成何文義

首章　言肅肅則武夫莫不禮讓矣與豈曰無衣之詩不有王霸之辨乎

二章　逵非罝兔之所未詳其旨

箋云此兔罝之人　兔罝作罝兔下同

三章箋云使之慮事　事作無

汝墳　此二詩朱傳甚分明

首章　伐枚并肄以比虐之日甚亦得

麟之趾　覲序意直謂周之既衰鄭則以衰世為指紂

首章　公子嫡子也于嗟麟兮復歸美于所自來也

二章　公姓同母弟也姓與生同朱傳云公孫也則用

鄭氏解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云所祭之

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之義

名南鵲巢首章　箋云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

德亦然按德亦然者能容其下也故迎送有百兩之盛

而成宗廟社稷之主也　又云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

盛按内官九御準外官九品

采蘩序 不失職猶周南之寤寐思服也

草蟲首章亦既見止三句 思之甚則望之切不惟以得見為慰即一遇亦足以解憂也鄭箋殊迂鑿盖欲與上鵲巢相配而視傳之失為有加也 箋引易釋覯為已昏之據

采蘋首章箋云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 善據此祭女所出祖也 女上疊一祭字

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　申明成婦順

三章箋云祭事主婦設羮　事作禮

甘棠首章　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按訟凡諍訟皆是

不必泥下篇而獨指男女即下篇亦不必指為召伯所

聽之訟也朱傳得之

行露三章　獄則獨名之訟則互質也

殷其靁序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所謂公義

私情兩兼之也

首章　雷之所聞不過百里令我大夫乃甚逺也

摽有梅三章廹其謂之　朱傳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按此釋為近但有媒妁之言而不備禮也

小星序　箋云命謂禮命貴賤按能安于禮命之貴賤則不違于天所賦之分自在其中

首章三五在東　三五以春言參昴以秋言

夙夜在公箋云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據夙夜

江有汜序勤而無怨　但云不我以則無怨也

首章箋云然得並流　得作而

三章不我過　過猶及也

野有死麕三章　昭元年左氏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則春秋解詩者兩無字皆自無也

何彼襛矣首章曷不肅雝　曷不言何所不敬且和也

二章箋云正王者徳能正天下之王　上王字衍

三章箋云以絲之為綸　之為作為之

騶虞　五豝五豵止於壹發猶三驅失前禽之意所以

為仁之至　朱新仲云射畢十二箭方為一發一發五豝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　朱傳釋吁嗟句得之

鄁柏舟序　以離騷例之則此詩作仁人不遇者似為有味

二章　兄弟當指僚友言之不以其戚戚君也若以同姓臣解不能奮飛則尚有義理可味

綠衣三章　朱傳以女為君子最難通以絲為妾之少

爻以治為君子嬖之欲與下章相對而甚乖疎

箋云先湅絲後製衣　製作制

燕燕首章　燕必雙飛令我留而之子去異於是也

涕泣如雨　涕泣作泣涕

四章　定變討賊以寧宗祏君母當為内主所謂先君之思也

日月首章　箋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按朱傳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然鄭箋之說則自本于昏義不為迂

僻

四章父兮母兮二句　鄭說微曲當如朱傳

終風　朱傳作莊公者近之

擊鼓三章　緣上不得歸而言之

四章　此與下章朱傳以為從役者念其室家者近之

凱風序　成其志謂成其志節不復嫁也疏得之

雄雉　此與下篇朱傳不從刺宣公者近之然猶用序

說之半恐亦不然左傳論語雖曰斷章竊謂其大意當

由此而推也

四章　始見君子之耿介決去自疑懷安致患既而自念但不忮求其德行固足容於亂世又何必如君子之遠引哉

匏有苦葉　前詩言去就此詩言出處

首章　此章言必視其時次章則嘆他人之昧其道也

三章　末二章設為問答之辭此章諷其及時也

四章　上有明君乃可以出不敢斥言故但云須同志

之友也

谷風二章　行道二句當如朱傳作賦

箋云徘徊也　云下脫一違字

五章既生既育　治生之生本此

式微　黎為衛之屏蔽今為狄人迫逐而衛不加存恤此他日狄難所由及也西伯戡黎而祖伊恐詩人錄之其以是夫　中露泥中自是無所覆庇辱在泥塗之意作二邑者無據當從朱傳君亦當指衛君

泉水四章我思肥泉二句　言終不可奈何付之永嘆也

靜女序　此所謂援古以見今之不然當於言外得之者也

首章愛而不見　愛說文作僾仿佛也

傳言志往而行正　正作止下同

二章　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云云按此傳與周禮女史之職不相應然必古者御見之法如

是也

鄘君子偕老首章　末二句言必無不淑之事蓋反言以諷非直斥之也傳得之如箋云與下二章違反矣

傳何為不善乎　何作可

桑中三章　庸與鄘同孟姜孟弋猶他國之女或係母族曰孟庸則吾國之世族固若是焉不亦甚乎　庸者以國為姓不言孟姬而言孟庸則猶諱之也

定之方中序始建城市而營宫室　建國必有門闕為

宮室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并度地居民之制備矣

首章作於楚室　言作室則廐庫該焉

樹之榛栗二句　榛栗可以備籩豆之實椅桐備樂梓漆成以養生而送死

爰伐琴瑟　方建國作室而即計及于爰伐琴瑟則規模宏遠盖將富而教之此亡國之餘所以復盛也歟

二章降觀于桑　宜蠶則帛有所出

三章靈雨既零　靈者感應之速對下秉心塞淵

匪直也人　不但民事修也對下騋牝三千

蝃蝀二章　嚴氏能暢鄭箋之指

載馳　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于衛衛不與而嫁于許衛為狄所伐桓公不救至于國滅身死可為說此詩

廣異聞　襄七云考其時狄入衛在閔公二年冬此詩之四章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殆背冬涉春麥秋將至矣夫閱數月而救援不至則與國之充耳可知其與黎臣之言葛之誕節者何以異左氏于許穆夫人賦載馳

之下即係以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云云則是詩有以激之耳

衛考槃首章永矢弗諼　如箋之云過于怨懟恐與上碩人之寛句不類

竹竿二章遠兄弟父母　言既遠其兄弟父母而來所恃者夫子之見答令乃不然所以可悲也

伯兮四章焉得諼草　諼忘也借以托意非此草果能忘憂

木瓜序　此詩托意于言外如齊桓之施豈復吾國所能報惟要之以子孫不忘而已木瓜瓊琚以為當時之實事則反啟讀者之疑矣抑孔子次諸王風之前其亦見周室既東諸侯不可無霸哉

首章匪報也二句　箋似疎

二章三章　木桃木李則為物益微矣

王君子陽陽首章箋云其自樂此而已　自作且

兔爰二章傳造偽也　偽作為

鄭羔裘首章洵直且侯　傳侯君也按若以侯為君即
不得復云彼其之子且云邦之司直邦之彦也
女曰雞鳴二章與子宜之　箋云子謂賔客也按以子
為賔客語不順
溱洧首章傳渙渙盛也　盛上脱春水二字
士曰既且　且本徂字通作且
洧之外　遠之洧外蕩而不返也
伊其相謔　箋云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按士女至

於相謔此即淫風流行也鄭之說詩則過矣舉國往觀

萬目睽睽即至無良寧有是耶

齊東方之日首章傳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　照察二

字本此亦未宜施之同儕

南山序作詩而去之　去之即謂作詩之大夫去齊國

爾箋似疎

三章四章　箋云又非魯桓按非魯桓所以甚齊襄之

惡

甫田三章箋云人君内善其身外修其德　德當作政

敝笱首章其從如雲　箋之所云是文外重旨

猗嗟三章以禦亂兮　言但知禦外侮而不念内亂之當閑也

魏汾沮洳首章殊異乎公路　不敢斥言其君故以左右親近者言之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名魏滅于晉猶邶鄘之風皆衛事也蘇氏亦云

園有桃不知我者　知我作我知下章同

陟岵　晉獻公之時數有征役魏既為所滅其遺民不堪其徵發而作是詩

十畝之間首章　箋云古者一夫百畆云云按若作削小則十畆之外復何説哉正義謂是地傍徑路蓋强為之説

碩鼠　伐檀則無臣碩鼠則無民魏安得而不亂且亡乎

唐蟋蟀序此晉也而謂之唐至乃有堯之遺風焉　成

王滅唐而封弟叔虞為唐侯至子燮改為晉曰唐者本其始封不獨為其風俗也　此篇當從朱傳不得為刺詩

首章歲聿其莫　言歲暮者夏之九月周十一月也

山有樞序刺晉昭公也　此所刺者葢以身發財者也

揚之水首章箋激流湍疾　激作波

椒聊二章實大且篤　實作碩

杕杜序　晉自獻公去桓莊之族其後公族公行之官

皆以卿之餘子庶子為之蓋懲曲沃之不兩大而忘其將移而滋他族也此詩其作於成公之後乎

首章傳杕特貌　特下脫一生字

采苓首章采苓采苓二句　古人苓與蓮通用以澤草而求之山巔豈可信哉校乘七發蔓草芳苓曹植七啟寒芳苓之巢龜李善注並云古蓮字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云蓮一作領

秦黄鳥首章彼蒼者天　天國人目其君也

晨風首章鴥彼晨風　鴥作鴪下同

二章隰有六駮　陸璣以六駮為梓榆非獸者得之朱傳從陸

無衣首章王于興師　秦人猶知從王征伐不當自擅風其君以待王命而興師豈非先王之教入人者深乎

渭陽序　康公即位晉文公之殁久矣葢以三帥被俘兵連禍結令狐之役重見欺于趙盾不能復修先君之好故追思當日送衛反國而傷晉人之少恩也

二章�琚玉佩　路車所以安其身玉佩則又親于體思之益甚如與舅氏相逐為一而不離也

椎輿序　三良從死亂命亟行又忘其舊臣夫孰為用而繼霸乎

陳衡門首章　安溪先生云栖遲自樂誰其不願顧所以或不能常安者有物敗之惟無求于世者為能得之下二句與上二句是反覆相應之詞按此說極得詩意觀下二章即申樂飢意可見

二章三章　河魴宋子豈惟命有限制一有妄求之節不肯自安于栖遲或得之而髙明鬼瞰反顧望衡門而悔不可追矣

墓門首章夫也不良　夫指陳佗言之謂是夫也誰昔然矣　誰昔言誰為之養成其惡也此指無良師傅

二章箋云梅之樹善惡自有　有作耳

性因惡矣　性作樹

防有鵲巢首章邛有旨苕　邛作邛下同

株林乘我乘駒　傳大夫乘駒按此謂孔寧儀行父也

檜羔裘三章　此章不復言朝則檜君久而唯荒于遊燕可知也

曹下泉序曹人疾共公侵刻　侵作寖一本浸

首章洌彼下泉　洌作冽　安溪云寒泉當溉嘉穀而所浸潤者蕭稂以比貪殘得志者無功而徒為民病也夫惟明王興于上則車服以庸如陰雨之膏黍苗焉承

流宣化皆得其人斯惟周京最盛之治歟

豳七月二章殆及公子同歸　從傳則公子者女公子也

四章為公子裘　此以為裘包為褐言之

七章亟其乘屋箋云七月定星將中　七作十按定星中在小雪時

八章十月滌場傳滌場功畢入也　滌下脫掃也二字

鴟鴞　此詩朱傳為合

三章與多方文法相似

東山序序其情而閔其勞　朱子語錄方其盛時則作之于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于下伯兮是也

首章制彼裳衣　軍容不入國故歸者別製裳衣

四章　倉庚六句朱傳以為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婚姻此較得之序固云樂男女之得及時也

義門讀書記卷七